



建水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建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建水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建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封面题字：孙太初

封面设计：云欣成

责任编辑：汪致敏 杨鼎新

校 对：张 强 汪致敏



建水文

建水县政府

批准文号

建水

开本：1092 ×

字数：14.9万

1993年2月第

目 录

朱德委员长吟燕子洞诗	杨 枫 (1)
桥梁专家茅以升看双龙桥	杨 枫 (4)
解放初期建水巩固人民政权斗争纪略	
.....	孙庆华 蒙 人 (6)
建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简况	孙庆华 蒙 人 (12)
清暮山区剿匪平叛始末记	杨鼎新 (17)
接管建水旧政权文教系统前后	王 明 (26)
我做地下交通工作的回忆	郭锡祥 (35)
保管十支队印鉴的回忆	卢福昌 (52)
故营脱身记	李国旺 (54)
王家儒冤案的形成与平反	丁 辛 (56)
朱渭卿传	汪海清 (59)
“将军第”与杨国发	蛮 夫 (65)
云南近代实业家——蒋植	瑶 子 (70)
先君灿公生平	江鸿寿 (75)
忆王朝明烈士	郭兴周 (78)
忆吴永旺烈士	卢福昌 (81)
辛遇聂绍康先生	杨鼎新 (83)
回忆父亲张汉庭	张继颜口述 王保明整理 (85)
莫朴其人	吴尚达 (88)

伊斯兰教学者马德新	石 骨(94)
马如龙传	刘文光(97)
建水古今通用货币	徐振华(104)
中西医药在建水的传播和发展	汪海清(109)
解放初期的建水供销合作社	李春光(113)
建水商号简况	白玉湘(117)
跃进水库修建始末	曹品富(120)
参加跃进水库抢险记	赵应有口述 赵玖汶整理(123)
临安古城的七寺八庙	杨大德(126)
古色古香的建水洞经	汪致敏(133)
建水第一张党报——《建水报》	王文波(142)
东门城楼是怎样保留下来的	曹品富(148)
建水旧风俗杂记	韩健庵(150)
建水地区的汉族婚俗	蛮 夫(167)
辛亥临安起义始末	杨 枫(175)
彝族纳楼土司史料补遗	陶正芳(185)
溪处土司的传承与灭亡	邓 伟(197)
补充·质疑·订正	
《杨有堂身世述闻》补正	杨鼎新(204)
《彝族纳楼土司的兴亡》一文中几个问题的订正	普增辉(205)

朱德委员长吟燕子洞诗

杨 枫

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早期革命生涯中，曾于辛亥革命后的1914至1915年间，任滇军营长、副团长，领兵驻扎建水南校场。48年后的1962年6月8日，委员长视察建水，故地重游，写下众所周知的《访临安》诗一首。次日，在赴个旧途中游览燕子洞，也写下了《燕子洞》诗一首。但是，后一首诗却一直未能在县内、州内流传，至今鲜为人知。两年前得知有此诗，但未见真迹，恐有讹，笔者为证实此诗跑过县、州和省内的几座图书馆，查阅了几个版本的朱德诗词选集，都未见收录此诗，写信至四川仪陇朱德纪念馆请求帮助查证，也未接回音，使我们对此诗更增添了几许疑云。但是没有就此罢休，仍继续抽空到更多的图书馆去查找。终于在云南大学图书馆寻得1986年出版的《朱德诗词选》，按捺不住喜悦地读到这首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现将原诗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满岩燕子窝，燕儿舞婆娑。

春来秋去也，唯尔子孙多。

游客题诗话，农夫禁网罗。

洞内新天地，贯通建水河。

二十公里远，开远露伏波。
前曾为匪窟，肃匪动干戈。
道人称百岁，香客信无讹。
临安风景地，避暑气温和。”

诗题下原有叙：“1962年6月9日赴个旧途中经燕子洞。”记下了委员长视察建水和个旧的准确日期，足以纠正一些回忆文章中的差错。

诗中的“建水河”即泸江河。在“二十公里远，开远露伏波”句后，原作有注：“建水河流入地下约二十公里远，东至开远县始流出地面。”这句诗和注是根据当时建水的干部和群众对燕子洞内部知之不多的传闻写的。记得笔者1964年移居建水时，就听到燕子洞直通开远南洞的传说。但是这个洞附近的马王庄、大田山一带的农民都知道，燕子洞有个前洞、中洞和后洞，相距三至四公里，前洞是泸江河伏流入口，中洞可见伏流露头，后洞即伏流出口。八十年代随着燕子洞的开发，才探清这个洞的全部情况。洞内有洞，岔洞联着主洞，总长达10多公里，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级的大型溶洞群之一。至于“开远露伏波”句，是以历史上的行政区划状况而言的。明清、民国以至1958年10月，燕子洞一直地处建水和阿迷（今开远）两州（后均改为县）的交界处，所以清人傅为宁《修燕子洞引》一文中，有“吾临燕子洞者，去城东四十里，潜伏万山中，水纳众壑之朝宗，山跨两州之界限”的说法。直到1958年10月，将燕子洞附近原开远县第四区的6个乡划归个旧市，1960年4月又将这6个乡由个旧划归建水。至此燕子洞才全部在建水的辖境之内。

朱委员长游燕子洞时，此地的行政区划刚变动不久，因而这句诗是按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写的。

“道人称百岁”句中的道人，指的是燕子洞第二十一代住持段至罡。此人是四川遂宁人，生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至1962年刚好百岁。有人说朱委员长童年时曾就读于此人开的私塾，那是以讹传讹，何况遂宁距委员长故乡仪陇县尚有100多公里之遥。委员长在燕子洞的吊脚楼曾与道人谈过话，道人讲述了他如何前来拜师学艺，民国年间遭匪绑架，丢下悬岩，幸而免死的遭遇。

委员长在燕子洞停留了一个多小时，观看了“一洞栖万燕，一箭穿三楼”的奇景，临行时嘱咐陪同的州委领导人，要好好保护名胜古迹。随后即驱车前往个旧。写下此诗后，未出示于人，因而无人知晓。直到委员长逝世10周年时，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朱德诗词选》，才将此诗公之于世。不料省、州、县内的图书馆未收藏此书，直到不久前才将此诗查获。委员长的这首诗，使景色壮丽的燕子洞更加生色增辉。

桥梁专家茅以升看双龙桥

杨 枫

著名的桥梁专家、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高级会员茅以升，是中国近代桥梁工程学的重要奠基人，曾在所撰文章中谈及云南建水双龙桥，对这座建于清代的连拱石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座默默无闻沉睡在建水坝子里两百多年的古桥因而身价百倍，在全国大型古桥佳作中榜上有名，遂成为云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文物》杂志1978年第一期开设了《笔谈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栏目，其中发表了茅以升《仪态万千的我国古代桥梁》一文。文内历数全国著名的古桥19座，首屈一指的是建于隋代举世无双的河北省赵县赵州桥，其次是福建省泉州的洛阳桥，其他有陕西省西安灞桥、江苏省苏州宝带桥、广东省潮州湘子桥、福建省泉州安平桥、漳州江东桥、江苏吴江垂虹桥、北京芦沟桥等，数到第16位为云南省建水双龙桥，此外还有广西省三江程阳桥、四川灌县珠浦桥、北京颐和园内玉带桥。以上顺序约略按建造时间排列，而双龙桥以其独特的造型名标全国古桥代表之金榜，给地处僻壤的祖国西南边陲平添了几分光彩，使人对古代建筑匠师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肃然起敬。

文章分析了这些仪态万千古桥的共同特点：一、往往貌似雷同，而实有差异，别具匠心；二、寿命都比较长，少则

百年，多则千年，很少桥成作废；三、一般桥上负担都很轻，但为了支持桥本身重量，不得不给予足够的强度；四、造桥经费多半靠募捐，出于公款的很少，因而不乏义务劳动；五、负责造桥的人不见记载，但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今天还可从桥上依稀觉察出来，一些苦心孤诣的成果，令人惊叹！六、桥都有名字，往往不随地名河名，而另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雅号”，如同“垂虹”、“玉带”之类，这在世界桥梁上是少见的。

建水双龙桥毫不例外地具有以上特点，首先它的造型独具匠心，横跨于泸江、塔冲两河交汇之水面上，桥为17孔连拱，上建楼亭3座（北端一亭已毁），巍峨壮观，好似巨舰航行在惠历（建水古称，为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意思是大海）古海之上；其次，它始建于3孔于乾隆年间，距今200多年，续建14孔于道光初年，两桥雁齿蝉联，迄今亦170年，仍然承重如初，有足够的强度；再次，建桥经费为乡绅和个旧炉号捐赠；造桥的工匠不见记载，只有光绪二十四年重建被火焚毁的阁楼时的梓匠沈庆元、吴永全见诸碑文；最后，它也有一个“雅号”叫“双龙”，形象地指出它是两桥相接，并且凌驾于二河之上，既意味深长，又气势不凡。

解放初期建水巩固人民政权

斗争纪略

孙庆华 蒙人

建水解放初，民国时期旧有的土匪继续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加上国民党特务勾结地主恶霸，制造反革命暴乱，妄图恢复被推翻的反动统治。他们聚众攻打乡人民政权，杀害工作干部和征粮队员，因而肃清土匪，维护社会治安，以保证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就成为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果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重大任务。

1950年4月统计，县内有大小匪首44人，合计31股，匪众1200人。解放军第十三军三十八师一一四团派出两个营的兵力，在各县公安大队和民兵配合下，先进剿曲溪、龙武、通海一带的土匪，随后转战建水、个旧一带。

建水官厅以普田帮、田雨春、肖正平为首的叛乱分子，于4月间纠集100余人在镇江寺阴谋暴乱，我方获得情报后，当即出动解放军一个连配合民兵一个排将其包围，缴枪10支，参与谋乱者除少数逃跑外，均被捕获，暴乱未得逞。5月20日，建水县南庄匪首、原云龙镇镇长舒朝英等策划暴乱，杀害解放军运粮人员数人，300余匪徒围攻区人民政府。解放军一一四团机炮连和县公安局立即驰往解围，毙匪首汤金佩等3人，俘匪50余人，余匪溃散。为首策划暴乱

的舒朝英、卢春芳后来被捕获，于10月公审枪决。

同年10月，惯匪马有兴、闵家洪纠集匪众400余人，攻打普雄区人民政府，解放军一个排配合民兵将其击溃，解放军排长牺牲。

11月，解放军一一四团和一一二团组织13个连的兵力，采取多路进攻、重点合围的战术，在龙岔河一带围歼闵家洪、马有兴股匪。20日克租一战，击毙匪首张德寿及匪徒33人，俘匪15人，缴获长短枪16支，机枪一挺，解放军牺牲2人。接着又在西底村山林中捕获匪团长蔡亮等5人。共毙伤、俘匪100余人。在军事进剿的强大声威下，一周内匪徒200多人前来投诚自新，匪首朱家富、肖文英等大队长2人及中队长5人前来投案自首。12月，普雄民兵配合解放军一个排，再将马有兴残部击溃。

年底，建水县境共剿灭土匪700余名，其中有匪首肖正平、田雨春、李绍昌、赵应祥等。罗卜甸群众杀死匪首童玉书。在“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以及“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感召下，参与南庄和普雄暴乱的匪徒400余人，先后在其家属的规劝下，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前来向人民政府登记自新，缴出武器。全县尚残存土匪500余名，匪徒多分散隐蔽，藏匿山林，已无50人以上的股匪。

1951年3月，官厅区苍台乡8个村的民兵，被由元阳县马街区窜来的60余名土匪胁迫抢走步枪5支，老寨民兵队长被匪伏击牺牲，土匪退至江外，后被剿灭。

4月14日，青龙区哨坡底乡发生土匪暴乱，区人民政府派民兵队进剿，俘匪3人，主犯潜逃。

5月22日，南庄区一岩洞内发现土匪，解放军一个排将

其围困两周，毙匪3人，后采取烟熏、爆破等手段，迫使洞内匪徒20余人投降。

经过群众性的清匪反霸，结合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处决了一批匪首、惯匪。当年10月蒙自军分区《匪情综合》统计，建水境内只剩土匪7股75人，携机枪2挺，长短枪55支。其中“反共救国军”支队长马有兴，率匪26人，携有机枪一挺，步枪10支；“反共救国军”支队长闵家洪率匪10人，携枪10支；“联防救国军”团长田汝发，从匪8人，携机枪1挺，长短枪10支；“反苏反共建国军”总队长普鸿义，从匪7人，携枪5支。以上四股均活动于县境南部老母鲊箐和红河沿岸一带。另有匪赵国恩股7人，携枪7支，潜逃不明；匪傅小二股3人，枪3支，潜逃不明；匪白老文股14人，枪10支，亦逃匿不明。鉴于大股土匪已被消灭，解放军部队于10月起奉命回营整训，剩下小股土匪由地方部队和县公安局大队继续搜剿。

1952年2月11日，普雄民兵张崔荣、李凤科于落水洞小寨设伏击毙匪首马有兴。4月匪首赵国恩和“反共救国军”九支队副司令普文荣先后被击毙，8月匪首田汝发被击毙。

1953年继续击毙土匪4人，击伤2人，争取匪首闵家洪、黄开科及匪众26人前来自新。次年又毙匪大队长1人，争取土匪自新3人。至此，县境内土匪全部肃清。在斗争中缴获匪部枪支的同时，也收缴了流存于民间的大量枪弹。1953年1月，县公安局移交给人民武装部的枪支，就有轻机枪7挺，长枪7468支。

在清剿土匪的同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安机关配合有关部

门，广泛发动群众，对县内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骨干五种人，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

1951年1月至1952年底，分两个阶段开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清查和惩治了一批匪首、恶霸等反革命分子。

1953年2月至7月，主要取缔反动会道门，集中一貫道，皈根道、摇头道和哥老会等道首99人，令他们交待作恶事实，并现身说法向道徒和群众揭穿所谓“降乩”的假象，道徒们纷纷退道，并检举揭发道首的罪行。

1951年还执行《云南省反动党团登记实施办法》，限令县内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民主社会党成员限期登记，取缔其组织活动。

与此同时，广泛发动农民开展减租退押斗争，1951年2月县委召开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动员并部署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会后在各区、乡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先将清匪反霸与镇压反革命分子结合起来，发动农民清算斗争，没收其不义之财，召开公审大会处决。罪恶小的教育后释放，交农民管制。接着开展减租退押斗争，凡地主租给农民耕种的土地，地租一律减低25%，减租后的租额不得超过正产物的35%，所收租佃押金一律现价退还农民，高利贷债务停利还本。通过减租退押，废旧租约，立新租约，减轻了农民负担。

至1952年6月统计，在清剿反霸，减租退押斗争中，全县获得胜利果实50.3万元（按新人民币折算），其中黄金1339两，白银23640两，银元57350元，半开141800元，稻谷1308石，另有从昆明汇来黄金2227两，白银800两，银元7654元，半开165元。这些果实分给贫苦农民，改善了农民生活，对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作用。年底进行减租退押复查工

作，为开展土地改革准备条件。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后，建立起革命新秩序，为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奠下基础。从对东山村土地占有状况的调查表明，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是束缚农村生产力的桎梏，只有彻底废除这种剥削制度，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这个村78户、337人，761亩耕地中，有地主1户6人，占有耕地84.6亩，平均每人占有14.1亩；富农6户25人，占有耕地160亩，平均每人占有6.4亩；富裕中农2户10人，占有耕地48.4亩，平均每人占有4.8亩；中农18户115人，占有耕地284.5亩，平均每人占有2.8亩；贫农42户162人，有耕地178.6亩，平均每人占有1.1亩；雇农9户19人，有耕地11亩，平均每人占有0.6亩。

1951年12月下旬——1952年1月上旬，县委开办两期土地改革训练班，培训骨干269人，组成116人的土改工作队，随即下乡摸底调查，同时成立城乡联络委员会，发动城镇居民，堵塞“防空洞”，支持农村土改运动。

1952年1月13~15日，召开建水县第四次农民代表会议，到会代表269人，宣传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和内容：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征收半地主或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贫雇农和部分缺地的中农，对地主也分配给一份土地，给予生活出路。土改的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会间蒙自地委派来的土改工作干部亦到达建水，充实工作队力量。会后土改工作队与农民代表开赴第一批开展土地改革的农村。为了集中使用工作队力量，第一批土改又分为两步，先在坝区36个乡试行，取得经验后，向山区37个乡推开，这一

批共开展73个乡，至7月间结束。第二批土地改革地区为县境南部红河北岸的8个缓冲乡（回元、回新、西底、白显、乌梅、苍台、年少、牛滚塘乡），因为与红河南部暂不开展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元阳县隔河相望，山高林密，交通梗阻，而执行温和政策和打击面小的方针。缓冲乡的土地改革于8月14日开始，至11月中旬结束。

建水县共没收地主阶级田地41299亩，耕畜2328头，犁耙2428具，锄镰等小农具8155件，粮食79万公斤，房屋5202间，黄金1324两，白银13836两，银元（大头）38711元，半开155921元，浮财7.6亿件，长短枪488支，子弹34647发，炮弹346发；征收半地主或富农出租的田地6532亩，小土地出租者的田地1733亩，工商业兼地主的田地7821亩。公田、学田、族田和寺田15141亩，合计没收征收田地72526亩，耕畜2363头，大小农具1万余件，粮食80.4万公斤，房屋5473间，分给雇农、贫农和部份中农，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以农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摧毁了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在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农民干部，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村基层政权，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1952年11月26日起至1953年3月中旬，蒙自地委、建水县委联合组织460人的工作队，对建水的土地改革进行了复查，复查结束颁发土地证，动员开展大生产。土地改革的完成，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建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简况

孙庆华 蒙人

解放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相继完成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解放了生产力，工农业和商业都有很大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奠下良好的基石，进而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现将建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分述如下。

一、农业合作化

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生产力的落后状态并未改变，仍然是以手工劳动为主，一些贫农、雇农虽然有了田，耕畜和大农具却不齐全，生产上存在困难。县委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逐步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1952年6月，建水县陈官屯乡共产党员、乡长吴云来带头组织了由12户贫、雇、中农参加的农业生产互助组。这是以土地私有，分散经营，调剂劳力，集体劳动，等价交换为特点的，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互助组织。全组有全半劳力33个，无劳力的19人，田地98亩，只有耕牛九头半、犁5张半、耙2张半、小农具41件。为了解决耕畜和农具不足的困难，他们自愿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开始是以工换工，但由于劳力强弱和技术水平不同，有的认为吃亏，情绪不高，后改